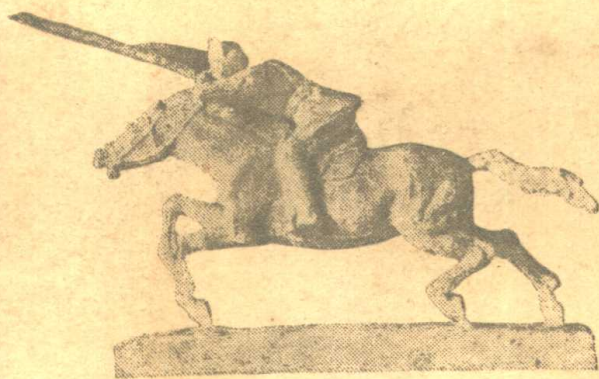


解放軍文藝叢書

不可戰勝的力量

里 加 著

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解放軍文藝叢書

不可戰勝的力量

一個志願軍團長的戰場記事

里 加 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三年·北京

書號 255

字數 59000

不可戰勝的力量

著 者 里 加

編輯者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

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京 1-70100
定價 3.300 元

一九五三年十月北京第一版
一九五三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目次

雲山初戰.....	一
突破臨津江.....	二三
馬智里附近的戰鬥.....	老
卡佳釜谷里.....	二
後記.....	101

雲山初戰

一

一九五〇年十月的下旬，朝鮮半島上的氣候仍然是很溫暖的，只是拂曉時有點寒冷。

部隊離開了公路，向山區開進。道路非常難行，四路縱隊的前進隊形，不得不變成細長的一路縱隊。這樣一來，不管前衛走的多麼快，後衛部隊必須在公路邊停一停，才能走得開。這對後衛的部隊說來，是一個很好的休息機會。自從出國以來，整夜整夜的行軍，天亮以後，又必須鑽進森林裏去防空，因此，部隊很疲勞。我打算叫部隊休息一下，但前綫司令部作戰科的命令上，總是這樣寫着：『敵人進到××一帶，必須星夜趕至××作戰地區。』

太陽在遠方的山頂上鑽出頭來，映照得山區의 松林一片緋紅。敵人的戰鬥機羣出現在天空。戰士們在河邊的小叢林裏隱蔽着，重機關槍的長鼻子，從土坎上邊伸出來，隨

着敵機的盤旋轉動着。幾分鐘後，敵機沒找到目標，就飛走了。部隊又繼續向山溝的最深處開進。

戰士們根據出國後的幾天行軍經驗：拂曉前要進入森林休息。但今天太陽出來了，爲什麼還走呢？

『伙計！如果在這裏宿營的話，最好沒有哪！你看，這河邊多美啊！要是做飯，不用下山打水，把行軍鍋架在河邊的樹堆裏就行。我們的重機關槍，就架在這土坎上，旁邊挖上個對空射擊掩體，鋪上點草，又是宿舍，又是射擊陣地！』剛才轉動那架重機關槍，準備射擊敵機的射手吳林，對他前面的彈藥手說。

突然，敵人的噴氣式飛機又在天空嚎叫起來，發出刺耳的嘯聲，戰士們按着指揮員的口令，又迅速地鑽進河邊的叢林裏。吳林很快又轉動着他的機關槍，翻着眼，望着天空，罵了聲：『真他媽的鬼叫！』

路上沒有人影了，只有馱着大砲的牲口，仍然站在路旁，伸着脖子啃着山邊的草根。

敵機在部隊的後衛開始掃射了，並投下了烈性汽油彈，山林被燒着了，山溝充滿了焦臭的汽油味和松樹的松香味。

這時，接到了師部的一份緊急命令，要我們強行軍，趕到雲山西北鷹峯一帶，佈置防禦，狙擊美軍騎兵第一師部隊，配合友軍殲滅球場的敵人。我看一看手錶，時針正指着八點十三分。

鷹峯是一個「T」字形的公路交叉點，向南去是雲山，向東南去是球場。

我們的陣地，正好和友軍某部的陣地面面相對，中間有一條公路，公路的東側是三灘川，恰像一條細長的走廊。我們的任務，就是要守住這條走廊。

十月二十九日中午，敵人向我們扼守的這條走廊開始攻擊了，先是四架編隊的噴氣式飛機，輪番進行轟炸和射擊，放射火箭、烈性汽油彈。黑色巨大的煙柱，一條條騰起，冲向天空；砲彈爆炸的鐵片和掀起的塵土，瀰漫了整個山頭，使得什麼也看不出來，只看見敵機的機槍掃射時閃出的金色火星，連太陽的光亮也給遮蓋了。

遠方傳來了沉重的摩托聲、履帶的扎扎聲，公路上出現了坦克。

這是第一次和美帝國主義侵略軍作戰呀！爲了便於指揮、便於研究敵人在進攻戰術上的規律起見，我和參謀長黃永同志帶了一部電話機，爬上了這條走廊中間那個最高的山頭。

「一輛，兩輛，三輛，四輛，五輛……」參謀長黃永同志數着敵人的坦克，回頭喊

我：『團長同志！你看，後邊還有！』

我沒有回答，只是點了點頭。我在看着這些東西怎樣地動作。這些坦克，在離河邊約五十公尺處停下了，展開成楔形，接着就開砲了，機關槍也密集地射擊起來了。煙幕彈散開的乳白色的煙幕，瀰漫在燒着的樹林的邊沿。美國步兵開始運動了。第一批渡過了三灘川，散兵綫很整齊，每個人保持着一定的間隔，他們是直着腰走的，拿着輕便的半自動步槍、卡賓槍，戴着有白星的綠色鋼盔，他們相信自己的砲火，相信自己的鋼鐵能把中國人民志願軍趕走。

我把望遠鏡放下，說了聲：『等着吧！美國強盜！』

山頭燃燒了，坦克砲的砲彈在林沿及森林深處爆炸着，敵機在山頭四周盤旋，但我們的山頭却啞然無聲。

第一批渡過三灘川的敵人停止了，第二批又在開始渡啦。

『好！把他們再放近點！』參謀長向電話機叫着。

一會兒，山脚下的一挺重機關槍吼叫起來了，子彈亂飛，打得三灘川河邊的石子都跳了起來。正在渡三灘川的第二批敵人，不得不蹲在水裏。這時，我們所有的火力巢都射擊起來了，第一批敵人也站不住了，便向回爬，我從望遠鏡看得很清楚。接着，我們

陣地翼側的迫擊砲也開砲了，砲彈在第二批敵人和坦克附近爆炸着，坦克開始調轉頭了，步兵整齊的散兵綫也混亂起來，他們在坦克放射的煙幕掩護下向後撤退啦。

敵人的遠戰砲羣，向三灘川西岸盲目地射擊起來。

*

*

*

擊退了敵人的進攻之後，我們回到團指揮所來。團指揮所是在一個很隱蔽的山角下的樹林裏，我會和參謀長開玩笑說：

『美國的砲彈是找不到這兒的！』

可是，在戰鬥開始後的第三天早晨，敵人的砲羣整批整批地向這裏射擊。小屋的周圍，滿是黑色的彈坑。參謀長建議，把指揮所向後轉移一下，他再三說明他的理由：敵人已發現這裏是指揮機關，才向這裏拚命地射擊，繼續待下去是不利的，同時也不便於指揮。

他的理由是正確的，他是對這次戰役負責，不是胆怯。但我想：我們和美帝國主義打仗，這還是頭一次，戰士對敵人的砲火和空軍可能有些恐懼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指揮員的行動，最容易影響部隊的心理。如果，我們向後轉移，鑽到石洞去，這會造成什麼影響呢？

砲彈繼續爆炸着，金屬的破片發出尖厲的嘯聲，房子刷刷地落土，樹枝被削斷了，慢慢地落了下來，門口站崗的衛兵也負傷了。

『這兒實在不能待下去了！』參謀長看着地圖，又說着他的意見。

但不管他的意見怎樣合理，我沒有同意，他是不能移動團指揮所的。

政治委員尹奇同志，靜靜地坐在鋪上，考慮着我和參謀長的意見，他終於找到了折衷的辦法。他同意搬家，但不是向後，而是向前移動，脫離這個落彈區域。在未移動前通知所有的部隊，先架好電話。

就這樣決定了，於是參謀長又忙起來，指揮着安置一切。

我們的新指揮所建立起來了。是在第一綫營後邊的一間獨立小房子裏，相隔第一綫營的指揮所只有二百公尺。

十二時接到了偵察員的報告，在我們右翼的山叢中，敵人佔去了一個山頭。這個山頭，離我們的新指揮所不過四華里。參謀長用藍色鉛筆在地圖上畫着細細的圓圈，我的視線也隨着他的鉛筆轉動。我彷彿看見美國兵，戴着綠色鋼盔，穿着與身材不相稱的短短的士兵夾克，用十字鎬和工兵鐵鍬吃力地挖着散兵壕，安放着急擊砲、重機關槍，正好對着我們要去的方向。

這是我的想像，一下就消失了。

『老黃！這是我們所說的那條路！』我指着地圖上的藍色小圈，對參謀長說，『這條沒被重視的小道，正好處在我們前沿的側背上，如果被敵人佔領鞏固起來，對我們就很不利了！』

『現在不利，將來我們進攻時更不利！』參謀長也說。

電話鈴響了。是二營打來的電話，據他們的報告，敵人佔領我們右翼陣地上的那個山頭後，立刻修了工事，並派出一個排的兵力，向我們一個班的陣地側翼進攻。

『這是敵人楔進來的釘子，非拔掉它不可！』我望望政治委員和參謀長說，『準備今晚就進行攻擊，在拂曉前結束戰鬥！』

『好！這是我的差事！待着聽砲聲，實在有些悶的慌！』參謀長一聽要攻擊敵人，就像孩子似的活躍了起來。

隨後，我們研究了綜合情況、地形、使用部隊、參加的砲火等。又將我們的作戰計劃報告師司令部。很快，就得到了師首長的同意。

政治委員通知了有關部隊作準備，開始戰鬥動員。就在當天的夜晚，戰鬥在我們右翼山叢中打響了。我九連把失守的那個山頭奪回來了。

次日的早晨，我到了九連的陣地上。山區森林裏的煙霧，迎着早晨的太陽，一縷一縷地向上升起。夜戰的餘火在山中燃燒。被打爛的迫擊砲和美國兵的屍體，東倒西歪。

戰士們拿着十字鎬、工兵鍬，修着戰壕與機關槍巢。有幾個戰士在旁邊用報紙條捲着煙，一個自動槍手拿着方形的黑色煙口袋，將細長的黃色煙絲，分給其他戰士，一邊分一邊誇耀着說：『這還是離祖國時，在安東市買的哩！』

『你這傢伙多保守！和你一起買的煙，我的早就吸完了，你却還有這麼多！』一個拿着工兵鍬的重機關槍射手說。

『你們聽！我買這煙絲的時候，就有這樣的想頭：出國打第一個勝仗以後，我拿出來分給大家吸。你看，不是我保守，這會兒，你們能吸上祖國的煙絲？！』自動槍手辯護地說。

大家都笑了。我認得這個分煙的自動槍手叫王信成，他是一個善良而勇敢的青年戰鬥組長，他得過『勇敢』獎章，他胸前戴的那枚獎章，還是我親手給他佩戴的哩！

我沿着沒挖成的戰壕走去。在一個迫擊砲陣地旁邊，碰到了營參謀長寇存友同志。

他是一個高個子、寬肩膀、身體魁梧的軍人。他就是昨夜戰鬥的指揮官。

『怎樣？』我問。

『還好！敵人丟下十七具屍體，我們負傷三個戰士，陣亡班長一名。』他扼要而具體地答覆我。

朝霧漸漸地淡薄了，遠方的森林，露出了樹身。驟然，我這樣想：戰敗的敵人是不會甘休的！我們能奪回陣地，還要守住這陣地。

九連和五連，是我團伸出去的兩個觸角，守住這兩個觸角的陣地，就像看守住這條走廊的兩個大門一樣。九連和五連的陣地，間隔二百公尺。而五連的陣地，又是全師暴露的側翼陣地。因為這樣，我命令九連的一挺重機關槍和一個步兵班守住這個中央地帶，這樣做，給五連減輕了一些負擔。

三

太陽出來了。戰鬥在白天進行着。

不愉快的事情發生了！中午，五連的陣地失守了！從五連陣地下來的戰士、傷員、初級指揮員，不成隊形地向主陣地後邊的一個山林裏集中。連長陣亡了，戰士們三個一

團，五個一堆，躺在山邊，誰也不說話，有的靜靜地吸着用報紙條捲的煙。

我到他們那裏去，看到這情形，真使我生氣，我真想大發一頓脾氣——可是我忍耐着哩。但這種不愉快的情景，擺在我的眼前，實在使我難受極了。

光榮的志願軍戰士，榮譽的第五連，不但被敵人趕出了他們的陣地，而且，在精神上，也深深地被敵人捶了一下。他們沉默地望着我，好像說：『處理我們吧！團長同志！』

我想到這，真像有個什麼人，給我一個耳光似的。我坐在森林的邊沿，想着祖國人民把他們的希望都寄託在我們身上，他們以最大的力量，支援他們派往國外的志願軍；想着朝鮮的老人和孩子，他們在敵人的砲火威脅下，不願北撤，他們相信志願軍是能够堵住敵人，能够擊退敵人的。可是，我們的五連却丟失了陣地！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？戰士們不勇敢嗎？不是！戰士們在子彈打完後，就和敵人拚刺刀；迫擊砲手拿着砲彈爬上敵人的坦克把坦克炸毀。指揮員不勇敢嗎？不是！他們負了傷，還指揮着戰士們殺敵人，直至犧牲在陣地上，像副指導員顧仁柏同志，負傷七處，不下火綫，還一面指揮隊伍，鼓勵戰士打退敵人最後一次進攻。

那麼，過失究竟在哪裏呢？我當團長的要負什麼責任呢？

夕陽西下了。政治委員親自去整理隊伍，調整幹部，給部隊講話。在他那細長而溫和的聲音裏，有批評也有鼓勵。戰士們的情緒已經有了轉變，精神很顯著地振作起來。但我的心，却仍像被刀刺着一樣。顯然，五連陣地的失守，是我的失職，這是個恥辱。不由得使我想起當部隊離開安東市的時候，車站售票室前擠滿了人，人民怕受戰爭的災害，將孩子、老婆撤向北滿去。但像我們五連昨天發生的戰鬥，怎能堵擋住戰火的蔓延呢？難道說，我們願意讓祖國的工人離開機器，農民放下耕作，學生離開學校嗎？難道我們願意讓我們可愛的祖國遭受戰火的災難嗎？這一切，軍人良心上的責備，使我感到非常痛苦。

我要弄清問題的所在，打一仗，必須提高一步。特別是這樣有血的教訓的仗。於是，我召集了五連的初級指揮員們開會。

他們誰也不說一句話，向我敬了個軍禮後，就坐在旁邊的草地上。他們有的衣襟燒掉了半邊，有的褲子被子彈打穿了幾個三角口子，雪白的棉花露在外面。他們的手上、臉上都沾有已經乾了的黃泥，眼睛深深地陷進眼眶，顴骨也顯得凸出了，每個人的臉上，都充滿着夜戰的疲勞。

『你是幾班長？』我問旁邊一個青年。

「第三班副班長！」他答。他的年齡不過二十二、三歲，但此刻看來，却有些蒼老。

「你說！事情是怎樣發生的？」

「敵人第一次衝鋒被打退了以後，班長就負重傷下去了。我就向同志們宣佈，我代理班長，繼續指揮戰鬥！」

「你說，二排副班長！」我又問。

「我們晚上兩點鐘就打響了，一直攻到龍浦洞北頭，天快亮了，隊伍就向後撤了一下，戰士們很疲勞，誰也不注意做工事。他們說：怎樣也能堅守一天，晚上再做吧。後來雖然也按命令做了，可是已經晚了！」二排副擦擦手上乾了的泥土說。

「你說，迫擊砲排長！」我又問。

「地形選擇的不好，一個不到二百公尺的小山上，佈置了一連人，又沒有很好的工事，敵人四架飛機就在這個小山上射擊了一個多鐘頭，大砲、坦克又轟擊了一兩千發砲彈。這樣還能不亂嗎？後來，坦克又繞過了步兵綫，迂迴到離我們迫擊砲還有三十公尺的地方，我們一個迫擊砲手就爬上了一輛坦克，把坦克炸毀了！」

「你說！」我問另一個青年，忽然我看到他胸前掛着一個獎章，於是我就接着問：

「那是什麼獎章？」

「戰鬥獎章！」

「哪一次得的？」

「突破彰武！」

「你是什麼幹部？叫什麼？」

「六班班長，郭永奎！」

「你是黨金和班的班長嗎？」

「是！團長同志！」

「你知道黨金和班的榮譽嗎？——黨金和在戰鬥最危急的時候，不惜自己的生命，挺身而出，扭轉了危局的！」我注意地望着他。

「我知道黨金和班的榮譽！團長同志。」

「你怕美國鬼子嗎？」

「不怕！美國人孬的很！」

「那麼，你為什麼跑下來呢？所有的人跑完，黨金和班應留在上面！」

他臉紅了，羞愧和恥辱，佔據了他的心。可是，一會兒，他兩眼閃閃發光，直對着我